

歧路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歧
路
燈
三

〔清〕李爾觀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岐路燈卷之七

第四十一回

兔兒燕告之得銀惠

沒星秤現身說賭因

第四十二回

范尼姑愛賄受暗托

張公孫哄酒園賭場

第四十三回

鼎旅店書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第四十四回

忠僕訪信河陽驛

賭奴撒潑瀟牆街

第四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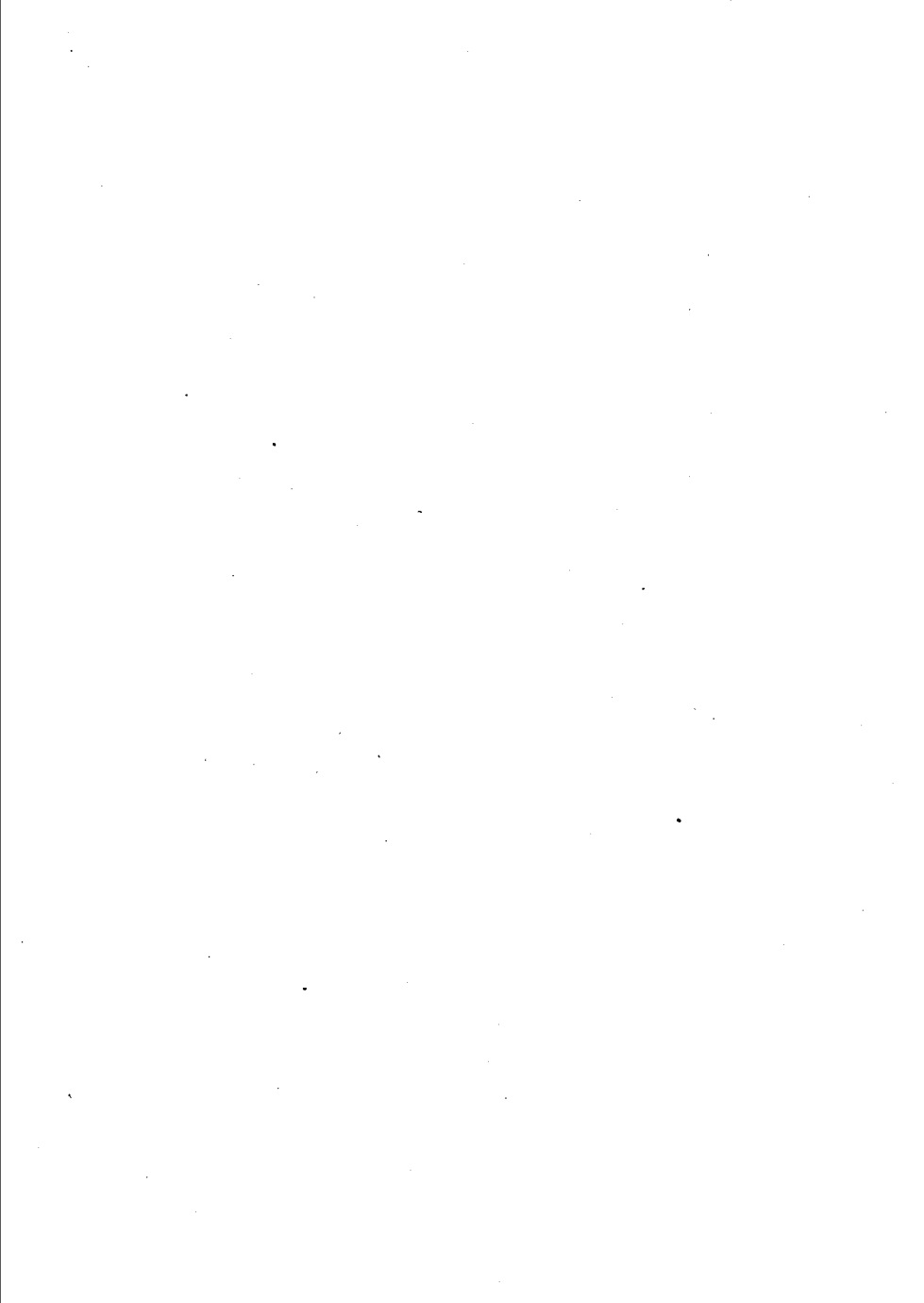
張繩祖交官申賄囑

賈李達受刑供賄情

第四十六回

程縣尊法堂訓誨

孔慧娘病榻叮嚀



第四十一回

兔兒煞告之得銀惠

沒星秤現身說賭因

却說譚紹聞正在碧簾軒看書，只見一人進的門，跪在面前求救。此人是誰？却是姓夏名鼎，表字逢若。那箇兔兒煞是也。紹聞忙揆道：「起來起來。」夏鼎道：「你承許下救我，終終起去。」紹聞道：「你不起來，我也跪下，我也不承許你。」夏鼎只得起來，再為了禮坐下。叙話。譚紹聞道：「你到底有甚麼緊事？」夏鼎道：「說起來話長，截近說了罷。這一年因你是讀書人，我也不便相近，或大哥性兒也不大理人。東門內王賢弟只顧他的生意，我也不好干動他。實對你說罷，我為你的官詞，是个挨過板子的人，也就不器重了。」

家下幾口子人沒過話。這首陽山上，也曾携着走過幾次，只因本街祝先生是我自幼拜過的蒙師。昨年選到河北肅城縣副學，我再三央張繩祖到茶葉店，賒了八兩銀子茶去河北打抽豐，覓人挑到河北。一來祝先生是新到任的，二來這老先生也是老寔人，除了鹽當店，以及城內好近官的紳衿，把茶葉撒了一多半，見餘下一多半，沒處出脫，我沒法見，少不得每日結識門斗學書，又出了學衙，拜了一片子朋友，終出脫將盡，收了十二兩七錢多銀子，還有十數封未送，誰知冤家路窄，一日同張書辦到城北鄉看戲，離城里半地，你說是誰的戲呢？偏偏是某拔茹的一班吳卷戲，這狗樓的，如今也狼狽不堪，身上衣服，也不像當日光彩，穿着一領大褐

衫圍跟着戲子吃些紅臉飯，我也不料是他。他看見我遠遠的道：「那不是省城裏大奇麼？」到我跟前，俺兩個作了一個揖，一手扯到酒館的。我把張書辦捏了一把，同去進了酒棚。他家叫酒家煮了一壺酒，斟了兩鍾，放到俺兩個跟前。你說他頭一句說「囉罷」，他頭一句便說道：「請吃一盃罷。」樹葉兒也有相逢的日子，不走頭也還走三遭。我當初在祥符寺承夏兄管待，今日定要還席。那張書辦是個精細人，見茅拔茹，睜眼不是個好傢伙。法便說道：「少吃一盃罷。」來時祝師爺叫早些回去哩。這茅拔茹便問夏兄在師爺衙門裡麼？好一個張書辦，舊日任過刑房，今日又住學書，見景生情，便說道：「夏少爺是新任師爺表外甥，今日來看舅的，那茅拔茹想了一

想說道不吃酒也罷。夏兄你且回去。本日回到學衙。過了兩日。這些朋友們都來送信。說茅拔茹約的打手。叫做順刀會。等我出的那城。要打折腿。刺了眼。我怕了。也不敢等茶錢。悄悄的回來。那日飯鋪的看見一個鬍子。穿了一領褐衫。引着兩個人從北來。幾字苦胆。諷破到跟前。却是一行走路的。終放下心。進了家時。只落了十兩多銀子。還了二兩陳欠。打發柴米錢。又花了二兩。落下六兩。繳與張繩祖。打發茶店。下欠二兩。茶店全相公到還。這二兩銀子。我却欠下張繩祖的皇糧了。每日叫他老賈。上門索討。說的言語。我也對你說不出來。只是狠不中聽。就是我承許今日完他。委實再沒起辦。萬望你念香火之情。替我周周全。真正叫我老賈面。

前丟了人我寔三頂不住，若不然我如何不問你要三兩五兩我委寔是
急了。譚紹聞道：你再休提起張絕祖來。我前者曾對你說過，我先世累代
書香到了我連半步兒前程也還不曾到身上。現在先君塋殯在堂，我將
來何以發送入土。我如今立志讀書，雖此時先生有病，我只管每日自進
盡個課程。現今日小考，程公取我童生案首，或者宗師按臨進個學兒
也未見得。若提起你跟張絕祖的事，也未必就是正經事。我也不聽。我也
不管。夏鼎道：我與張絕祖這宗銀子，委實是欠茶葉店全相公的。若干
係一點賭娼的踪兒，我就是个忘八蛋。萬望你周全一二。你方纔說張絕
祖不是正經人，這話一絲兒不錯。你自此以後，只可遠他，不可近他，放着

書見肯不讀麼。各人圖個上進。這混賬場中。闖來闖去。斷子沒有甚麼好結果。我也教他這個老實。賸賸的足噪。就是我欠他二兩銀子。原是當日承情的事。這老實硬拿出討賭博賬的手段。輸打贏要的光景。踐踏人。你只替我周張章了這一點子事。我再進老張的門。双腿折跌。我要再見你進他的門。我竟仗着香火之情。你臉上我定喫一口唾沫。你只管讀你的書。進了學。中舉。中進士。我跟你任裡官。宅門。官馬號。官厨房。享幾年福罷。譚紹聞道。你說要二兩銀子。委是我此時欠人。千把來行息銀子。手裏的緊。如何替你的處呢。夏鼎哭道。二兩銀子。今日便難辦。你就是窮了。也易處。你看家裡有甚麼穿不盡的衣服。一兩件子。拿在當店。就當鈞了。

等我手頭活動時贖出來還你。譚紹聞道衣服沒刺的，我也不好回家去。叫家母親室問一句，我說：「夏鼎道你休拿狠心腸拒絕我，我也是識抬舉中用的人，我只是吃茅茹要約人打我的虧，若不是胙城撞見他時，茶銀討完今日也犯不着于動老弟。」譚紹聞想了一想，指着案上一個硯池，說道：「這是一個端硯，你拿去當二兩銀罷。」夏鼎道：「我家的端硯，我只賣了五百錢，這端硯如何能當二兩？」譚紹聞道：「端硯與端硯不同，你没看上邊有年月款式，識是宋神宗賜王安石的。當初是十兩銀置的，你只官當去，官情只多不少。你把當票給我，果然夏鼎看了一看，塞到懷裡，作別起身。到松茂當店，當了三兩紋銀，分了二兩一封，一直到張繩祖家，恰好張繩

祖與賈李遠說閒話，夏鼎進門，張絕祖身也不欠，只說道：「坐下，你來送銀子來了。」夏鼎掏出一個紙封兒，放在桌上，說道：「你看看，二兩松紋牛毛細絲，一毫一忽兒也不短。」張絕祖折開一看，果然成色頂高。老賈取過秤子，稱了一稱，二兩還高些。哈哈笑道：「老夏，老夏，我服你是一把手。這是那的銀子？」夏鼎道：「你只管我不欠你罷，何苦盤問來歷？」我總不是偷的，所供是實。」張絕祖道：「你休惱的，恁個樣子。」委實是全相公催的太緊。夏鼎道：「欠你的，只得許你催哩。」張絕祖道：「委實何處銀子？」夏鼎道：「是朋友都比你忠厚。這是草廟牆街譚相公銀子，我告了一個急，他給我二兩銀子，我不瞞你。」張絕祖將銀子遞於老賈道：「這還是他贏咱的那宗銀子，是不是？」

賈道那銀子沒這高張絕。祖笑道：「老夏呀，你既然有這本事，把譚紹聞銀子生發出來，我也不要這二兩銀子，你再只把他勾引到這裡，賭上一場，不管我贏我輸，再與你八兩，以足十兩之數，決不食言。」夏鼎道：「你這就是不吃鹽米的話，我雖下流，近來我也曉得天理良心四字，人家濟我的急，我今日再勾引人家，心裡也過意不去。況且人家在書房好念書，現今程老爺取他案首，我若把他勾引上來，也算不得一個人。」張絕祖笑道：「你從幾日算個人了，也罷麼？你把這銀子丟下，我送典全相公，你回家去，吃穿你那天理盤費，你那良心，嘴邊羊肉不吃，你各人自去受恓惶。到明日朝廷選與你門上掛好人牌哩。」夏鼎聞言不答，遲了半晌說道：人

家是改志讀書再不賭博的人就是勾引上來他不賭也是枉然。你肯白給我十兩呢。張繩祖道。我把你這傻東西。虧你把一个小宦囊家當。覓董盡。你還不曉賭博人的性情麼。大凡一个人。除必是自幼有好父兄拘束得緊。不敢窺着賭場。或是自己天性不好賭。這便萬事都休了。若說是學會賭博。這便是把疥癩癬瘡。送在心窩裡長着。閒時便自會癢。癢起來。再過我們光棍濕氣一潮。他自會搔撓不下。或是輸的急了。弄出沒趣來。弄出飢荒來。或發誓賭咒。或擺席請人。說自己斷了賭。也有幾個月。再不看賭博的。這就如疥癩癬瘡。撓的流出了血。言痰起來。所以再不敢去撓。及至畧好些。這心窩發出自然之癢。又要仍頭前轍。況且伶

倒不過光棍。百生法兒與他加上些風濕便不知不覺麻姑爪已到背上
撓將起來。這譚紹聞已是會賭。況且是賭過了。你只管勾引上他來。我自
有法兒叫他癢。他若是能不賭時。我再加你十兩。改了口。就是个忘八蛋。
夏鼎道：你說的逼真。只是這樣明白。你怎的把產業也花費了。張絕祖嘆
了一口氣道：咳。我只為先君生我一个養的嬌。所以今日窮了。我當初十
來歲時。先祖蔚縣臨汾。兩任宦囊是全的。到年節時。七八個家人在門
房賭博。我出來偷看。先母知道了。幾乎一頓打。自此一處。自道
出來去。先君自太原拜節回來。先母一五一十說了。先君到護起短來。說
指頭兒一個孩子。萬一拘束出病來。該怎的。先母與先君嚷了一大場。這

時候我已把疥癬瘡塞在心裡，後來先君先母去世，一日胆大是一日，便大弄起來，漸次輸的多，少不得當古董去頂補，豈沒贏的時候，都飛撒了。到今日，少不得圈套上幾個青梁子弟，好過光陰，粗茶飯，我是不能吃的。藍縷衣服，我是不能穿的，你說不幹這事，會怎的？總之，這賭博場中，富了尋人弄窮了，就弄人，你也是會蕩費家產的人，難說不明白麼？你只要把譚家這孩子哄的來，他賭，我分與你十兩腳步錢，他不賭，我輸給你十兩東道錢，夏鼎把頭搔了兩搔，說道：再沒法見，遲了一會，忽然說道：你只等地藏菴姑，與你送信，你便去地藏菴，請這譚紹聞，若不與我十兩銀，你就算不得人。張繩祖道：你今把這二兩拿回去，改日再找。

你八兩就是夏逢若果將二兩銀袖訖作別而去張繩祖送出大門夏鼎道不可失信張繩祖道事有重托大家一笑分手而別這正是

人生原來具秉常

那堪各斤日日傷

可憐雨露生萌芽

又被豎童作牧場